



修智大和尚談：持戒

青楓：我們經常說，在家信徒要好好持戒。這持戒是指持五戒，即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我們為什麼要持戒呢？持戒可以起到什麼作用呢？

修智：你覺得戒是什麼？

青楓：戒，便是戒律，一如我們一般說的法律吧！

修智：法律，就是我們要遵守的規矩法則。我們持戒所起的作用，就是防非止惡。我們持

戒，很多惡業便不會參與，沒有惡因，便自然沒有惡果。因此，我們可以說：持戒便是離苦得樂的第一步。

青楓：我們究竟以什麼態度來持戒才恰當？

修智：首先，我們不是考慮持戒的功德，我們以平常心來考慮就是了。所謂平常心，舉個例子：沒有任何人可以接受被偷竊，既然自己都不會接受被別人偷東西，那麼，他人

地湧金蓮 合家歡

佛教六花之一的地湧金蓮，妙法寺內栽種上逾百株，而這棵地湧金蓮則甚為特別，它在近根部環生六個小金蓮，乍看起來像一位母親在攜帶着六個小孩子，有趣的是，在後邊還有一棵金蓮在守護着，它像一個父親。

修智大和尚微笑曰：“這組地湧金蓮呀，就稱之為合家歡！”

陽光下，看這一組合家歡的地湧金蓮欣欣向榮，生機勃勃，很教我們打從心裡湧起一份生之喜悅。



也同樣不會接受你偷他的東西，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平常心。所以，即使沒有受戒，亦須遵守的規矩法則。

青楓：是的，拿自己與別人作一個對等的比較，這是以心比心，也就是平常心。我們用平常心來持戒，會來得身心自在，心境平靜。既然沒有受戒亦須遵守的規矩法則，那

麼，我們仍需要受戒嗎？

修智：我們受戒後，可以加強我們的警惕性，對防非止惡便會發揮很好作用，最少會讓我們踏實地做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存僥倖之心，這不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處世之道嗎？所以，戒，就是很好的做人的法則，我們持戒就是遵守法則。



新春 · 炮仗花 · 華服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個感覺——花，也好像很有「人性」的，它懂得人情世故，譬如炮仗花，一年裡平日總是都在牆壁上“掛綠”—綠色的葉蔓生在圍牆上，到接近農曆新年了，大抵是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月，它便開始生長出花蕾，這嫩綠花蕾慢慢地轉紅。新年來了，一朵朵橙紅的炮仗花便開得燦爛，熱熱鬧鬧地與人們一起過新年。

妙法寺有一幅“喜慶牆”，炮仗花紅艷艷地綻放開來，十分熱鬧，每年臨近春節，這炮仗花便是開花的高峰期，好些遊人還特地穿上華服，在花前留影。

你看，這四位華服女子，喜盈盈地在花前拍照，心境開朗，人也來得青春美麗。

佛說無常經（亦名三啟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稽首歸依無上士	常起弘誓大悲心	為濟有情生死流	令得涅槃安隱處
大捨防非忍無倦	一心方便正慧力	自利利他悉圓滿	故號調御天人師
稽首歸依妙法藏	三四二五理圓明	七八能開四諦門	修者咸到無為岸
法雲法雨潤群生	能除熱惱蠲眾病	難化之徒使調順	隨機引導非強力
稽首歸依真聖眾	八輩上人能離染	金剛智杵破邪山	永斷無始相纏縛
始從鹿苑至雙林	隨佛一代弘真教	各稱本緣行化已	灰身滅智寂無生
稽首總敬三寶尊	是謂正因能普濟	生死迷愚鎮沈溺	咸令出離至菩提
生者皆歸死	容顏盡變衰	強力病所侵	無能免斯者
假使妙高山	劫盡皆壞散	大海深無底	亦復皆枯竭
大地及日月	時至皆歸盡	未曾有一事	不被無常吞
上至非想處	下至轉輪王	七寶鎮隨身	千子常圍遶
如其壽命盡	須臾不暫停	還漂死海中	隨緣受眾苦
循環三界內	猶如汲井輪	亦如蠶作繭	吐絲還自纏
無上諸世尊	獨覺聲聞眾	尚捨無常身	何況於凡夫
父母及妻子	兄弟并眷屬	目觀生死隔	云何不愁歎
是故勸諸人	諦聽真實法	共捨無常處	當行不死門
佛法如甘露	除熱得清涼	一心應善聽	能滅諸煩惱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佛告諸苾芻：有三種法，於諸世間，是不可愛、是不光澤、是不可念、是不稱意。何者為三？謂老病死。汝諸苾芻！此老病死，於諸世間，實不可愛、實不光澤、實不可念、實不稱意。若老病死，世間無者，如來應正等覺，不出於世，為諸眾生說所證法及調伏事。是故，應知此老病死，於諸世間，是不可愛、是不光澤、是不可念、是不稱意。由此三事，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為諸眾生說所證法及調伏事。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外事莊彩咸歸壞	內身衰變亦同然	唯有勝法不滅亡	諸有智人應善察
此老病死皆共嫌	形儀醜惡極可厭	少年容貌暫時住	不久咸悉見枯羸
假使壽命滿百年	終歸不免無常逼	老病死苦常隨逐	恒與眾生作無利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諸苾芻眾、天龍、藥叉、捷闍婆、阿蘇羅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常求諸欲境	不行於善事	云何保形命	不見死來侵
命根氣欲盡	支節悉分離	眾苦與死俱	此時徒歎恨
兩目俱矐上	死刀隨業下	意想並悼惶	無能相救濟
長喘連胸急	短氣喉中乾	死王催伺命	親屬徒相守
諸識皆昏昧	行入險城中	親知咸棄捨	任彼繩牽去
將至琰魔王	隨業而受報	勝因生善道	惡業墮泥犁
明眼無過慧	黑闇不過癡	病不越怨家	大怖無過死
有生皆必死	造罪苦切身	當勤策三業	恒修於福智
眷屬皆捨去	財貨任他將	但持自善根	險道充糧食
譬如路傍樹	暫息非久停	車馬及妻兒	不久皆如是
譬如群宿鳥	夜聚旦隨飛	死去別親知	乖離亦如是
唯有佛菩提	是真歸仗處	依經我略說	智者善應思

各各勤行世尊教
晝夜自身依法住
遠離眾苦歸圓寂
隨所住處常安樂

佛說無常經

「妙法園林」圖展作品悅目



羊年到來我們籌策一個「妙法園林」圖片展。四十餘幅植物作品，都是拍攝自妙法寺這個園林裡的。新春期間，信眾來到妙法寺，既可敬佛禮佛，也同時看到這樣一個精彩展覽，不亦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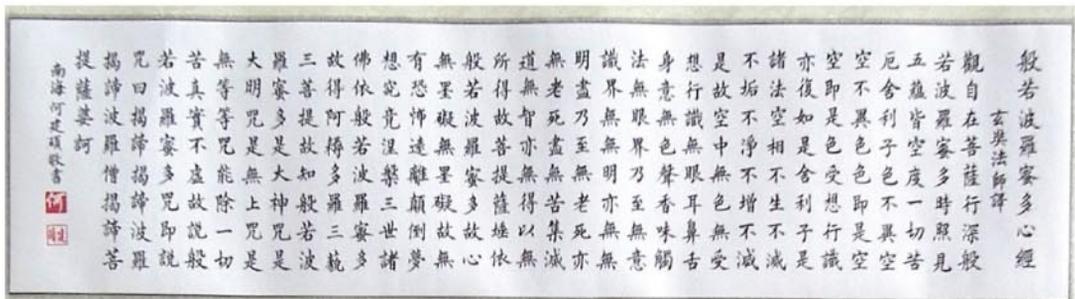
——說「精彩展覽」，不是我們說的，是聽到一些參觀者在一邊看一邊發出的讚嘆，他們更認為，如果不是妙法寺這個園林種植出這些花草樹木，我們哪裡曉得有這些罕見品種。



曾鍾貴作品



陳家義作品



何建碩作品

沒錯，有些品種的確是比較少見的，這也是住持修智大和尚的用心，他希望能為大眾多介紹一些植物，也好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

這次圖展，還特邀攝影師李志榮補拍一些內容，特別是殿前植物，我們的要求既要清晰地看到那植物的型態特性，也同時要特出寺院這景緻，這的確是考功夫了，那就非請攝影師出馬不可。李志榮是「妙法寺之友」，他家住屯門，每星期總有一兩次來到寺院探訪這些花草樹木的，他們都已成「老友」，因此，拍攝起來便得心應手。

這次圖展還有一個特色，是每幅作品同時配上詳細的文字說明。如果你細心閱讀，在認識花草樹木方面定會有很好收穫。此外，我們還邀請了好幾位書畫好手參與這個活動，因此，遊人參觀這些圖片時，還會看到其餘展出的書畫，作者包括曾鍾貴、陳家義、郭洪球、何建碩、伍槐枝及陳青楓。

這次展期將於三月二十九日結束，請勿走失閱覽時機。



陳青楓作品



伍槐枝作品



郭洪球作品

又見「白鶴」飛

此際妙法寺藝廊正舉辦「妙法園林」圖展，其中一幅「白鶴靈芝」圖，參觀者嘖嘖稱奇！——怎麼那些花的形狀，很似在飛舞中的白鶴，難怪稱為「白鶴靈芝」。

——時間剛剛好，此際（二、三月份）這些白鶴靈芝正好開花。我們的「蓮花大殿」旁，栽種了四盆白鶴靈芝，白花開得滿滿的，微風拂過，就好像一大群白鶴在飛舞着，煞是好看。



筆走龍蛇？

形容行草書寫，有所謂「龍飛鳳舞」、「筆走龍蛇」，有些人便誤解為「書寫快速」，甚至形容為什麼「迅雷不及掩耳」，我看，這都是錯覺吧？如果以此教導學生，可真是誤人子弟。

清·松年「頤園論畫」有些話語，也同樣值得我們思考——「古今名人寫意之作，真作家未有不從工筆漸漸放縱而來，愈改愈率，所謂大寫意是也。正似書家入手，先作精楷大字。以充腕力，然後再作小楷。楷書既工，漸漸作行楷，由行楷又漸漸作草書，日久熟練，則書大草。要知古人作草書，亦當筆筆送出，以緩為佳，信筆胡塗，油滑甜熟，則為字病。至於古人狂草，亦是下筆頓挫，不可任筆拉抹，春蚓秋蛇，曲曲彎彎，即稱好草書。書畫同源，祇在善用筆而已。」



境隨心轉

瓊斯夫人已是九十二歲高齡，加上丈夫不久前去世了，她不得不住進養老院。

養老院護士帶領瓊斯夫人到她的新房間，一邊走一邊簡單地描述房間的佈置。瓊斯夫人聽後，說：「我很喜歡啊！」面上流露着熱烈的期待。

「但.....瓊斯夫人，您還未看到那房間啊。」護士奇怪地問。

她回答：「這和看不看沒有什麼關係，快樂是你事先決定好的。我喜歡或不喜歡那房間，並不取決於家具是怎樣安排的，而是在於我怎樣安排我的想法。我選擇喜歡它了.....」

瓊斯夫人繼續說：「每天早晨醒來後，我可以選擇接受變化，並且在種種變化中尋找最佳選擇；我還可以選擇擔憂那些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的「假如」。我可以整天躺在床上，琢磨我身體哪些部份不靈光了，給我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我也可以從床上起來，對我身體哪些部份仍能工作而心懷感恩。這對我來說，每一天都是一份禮物。」

瓊斯夫人有五條簡單易行的快樂法則：一是心中不存憎恨；二是腦中不存擔憂；三是生活簡單；四是多點給予；五是少點期盼。

是的，就像瓊斯夫人說的那樣，快樂與否是由自己決定的，我們完全可以讓自己快樂起來。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自學與修行

經常聽到這三個字：「讀飽書！」

誰人如此「巴閉」，能夠「讀飽書」？所謂「讀飽書」者，大抵是指在校園的學習吧？掛上一個「博士銜」可算是「讀飽書」。

這是學校的教育。我們覺得，在校者不外是「熱身運動」，踏出校門、踏入社會才是真正的邁開第一步。我們是必須終身學習的，訂下一個目標，把所有學習的時間與精神都放在這個目標的追求上，這是一步一步的生命的奮進，所謂「目標」，實際上是指方向！——朝着這方向奮進，這就是我們的終身學習，這是一種自學態度。

對於「自學」兩字，在今天也似乎有修訂的必要，世俗人口中的「自學」，是指沒有機會進入學校學習，完全是靠自修，有所謂「自學成才」。

今時今日，在十二年免費教育的優裕社會條件下，也不存在什麼「沒書讀」問題，因此，在時移世易下「自學」這兩字的意義便有所不同。

今天的「自學」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學」，讀的是真正的「社會大學」。「社會大學」學什麼呢？——學做人！

我們深研於某一種技藝，其實也不過是以「寄情」作為方式，歸根結底，還是在學習做人吧？所以，「活到老，學到老」這個「學」字是有其實際需要的，是一種奮躍的終身的自學精神，這與我們常說的「修行」是一樣的，修行就是對自我心身的管理與學習，也是“終身制”的。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壇經密碼之九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繞有深意與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

青楓謹識

人之初……

讀「聖賢書」，開頭便念曰：「人之初，性本善……」那麼，我們便很自然地問一句：「人之初，真的性本善嗎？」最少你依止這一句話的話，便自然地不會認為「人之初，性本惡」。

讀神秀名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可以讓我們聯想到：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一定認為「人之初，性本善」的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如果他不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何以提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如果「性本惡」，則勤拂拭豈不成了「助紂為虐」？神秀這個「心如明鏡台」的「心」，肯定是「善心」。

再進一步讓我們看看惠能的名偈，那是帶針對性的偈語——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可以說是反對神秀的「性本善」之說。他的「無樹亦無台」便說明了「無善亦無惡」

。那麼，「人之初」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一片空白，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也！真是空得徹底，難怪五祖弘忍看到後立即用鞋底把它擦掉，且隨即對一眾弟子說：「此亦未得了！」

即是說：「要做接班人，仍未達標！」

其實，弘忍大師心中有數：「惠能這個鄉下仔真厲害，該是自己的衣鉢傳人了！」但又不能「喜形於色」，怕其他弟子因水平未到而看後會出現「斷滅空」。我想：更重要一點，他可能心中也着急：「你呀，你這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寫這樣的偈語，豈不是等於與神秀對着幹嗎？神秀是眾弟子的首席，你開罪得起嗎？……」

事後也證明了「開罪不得」，神秀的跟隨者發難，遂有一連串的追奪袈裟。

好，讓我們說回「人之初」。

看了上述內容，你會不會對「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也有所動搖呢？

有一個常被引用的小故事，說一隻杯裡祇

剩下半杯水，你的看法如何？「哎吔，祇剩下半杯水了！」這是負面；正面呢？你會說：「嘩，還好，還有半杯水！」

我曾經寫下一則個人對「半杯水」的第三種看法——

眼前半杯水，你既不用嘆惜什麼「祇剩下半杯水」，也用不着欣喜曰：「好彩還有半杯水！」

無法是法

「書友」麥錦超，應邀到饒宗頤文化館「新春揮毫」，他第一幅作品便寫「無法是法」。筆者喜歡這四字，遂請「老墨」多寫一幅送與我。我們寫畫的，經常說「無法是法」，或者說「法無定法」，大抵是從石濤畫論中來，其實不僅是畫是書，即使是做人處世，很多時也是「無法是法」的，佛語有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道理也是一樣的，祇是我們一看到「無法是法」之類的話語，一下子便「投機取巧」起來，以為一切法都沒有用處——「無法是法」嘛，其實，所謂「無法是法」者，是指我們不拘泥、不拘謹於「法」，在實際運用時便得忘記「法」，譬如寫山水畫，當我們進入「狀態」後便得「兩忘烟水裡」，忘掉紙、筆、墨（材料），忘掉「手」（手法），「無法是法」指的是「忘法」而不是無法無天，更非無法可依。寫書畫如此，甚至可以說，所有藝術進入高層次的都是這樣，大抵這叫做「忘我」，這個「我」字便包括「法」。

「無法」是從「有法」中來，俗語說的「切忌未學行先學走」是也！

清·鄭績著的「夢幻居畫學簡明」，有一則論述可供我們細嚼推敲——

「畫之形如字之文，寫字未知某點某畫為某字，又何足與論鍾、王、顏、柳、趙、蘇、黃之家法、筆法耶！或云畫不求工，意不圖形，又

半杯水就是半杯水（不思善，不思惡），重要的是如何面對這半杯水。我們對生命的看法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呢？

——「真是人生苦短，剩下的祇有十年八載了！」又或者說：「嘩，好彩還有十年八年！」這都不必理會，就讓我們活在當下吧！——既然活着，就得好好地活着。



圖左為「書家」麥錦超

貴會寫不會寫之間，或似不似之際，庶脫畫匠。雖然此是道成後語，從有法歸無法，如精楷後作草書耳。學者若執此論，為入門功夫，則一生貽誤，到老無成道之日矣。」

學習六祖惠能的“頓悟”，入門之時，何嘗不也是從“漸悟”中來？此也是真正的“無法是法”。

即席揮毫後的文化感言

羊年到來，饒宗頤文化館館長陳萬雄兄着小弟籌策一個書畫即席揮毫活動。

——彼此相識一甲子，六十年矣，我們是小學同學。「小同學」落單，不會托手踴，遂協助其館之項目策劃劉國輝兄於年初四下午在饒館辦此新春活動。

出席是次即席揮毫者，書家有陳更新、麥錦超、任翔、郭洪球及伍槐枝；國畫方面，有曾鍾貴、陳焜旺、梁振強、何東愛及鄭少忠。——呀，五位畫友，阿貴屬「嶺東」，餘四位乃吾之同門，當屬「嶺南派」。此「嶺」字當頭，雖云乃無意之合，亦可謂佳話一則。小弟本來叨陪末席，唯見所邀約者全數出席，有十位之多，足矣！小弟趁機袖手旁觀，做其磨墨書僮可也。

此次書畫會友是饒館的一舉兩得，既是新春活動，也同時希望這些書畫作品留下來，作為他日饒館籌募經費之用。

如此有意義之事，書畫朋友當無異議。陳館長向各位書畫友致以衷心感謝。

陳館長一番簡短致謝詞後，小弟亦「心癢口痕」，禁不住噴幾下口水，我曰：「今日趁此機會也來幾句盡訴心中情，香港書畫界朋友長期來很希望能夠有多些場地作書畫展覽，以增進文化交流，可是，可供選擇的場地實在不多，而且申請緊張，場租不菲，這可是一個沉重負擔。政府說什麼大搞創意文化產業，但連起碼的扶持也弄得如此不濟，但願有心人真正做些有心事。」

小弟此乃肺腑之言，獲得在場各書畫朋友及一室之來賓與參觀者共鳴。

饒館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屬下一個「文化基地」，李焯芬、馬逢國、黃景強及陳萬雄諸位「政府文化橋樑」之「橋樑」，請發揮你們的強大影響力，讓香港真正的多出現一點兒大眾共享的文化綠洲。



眾來賓觀看書法家陳更新的即席揮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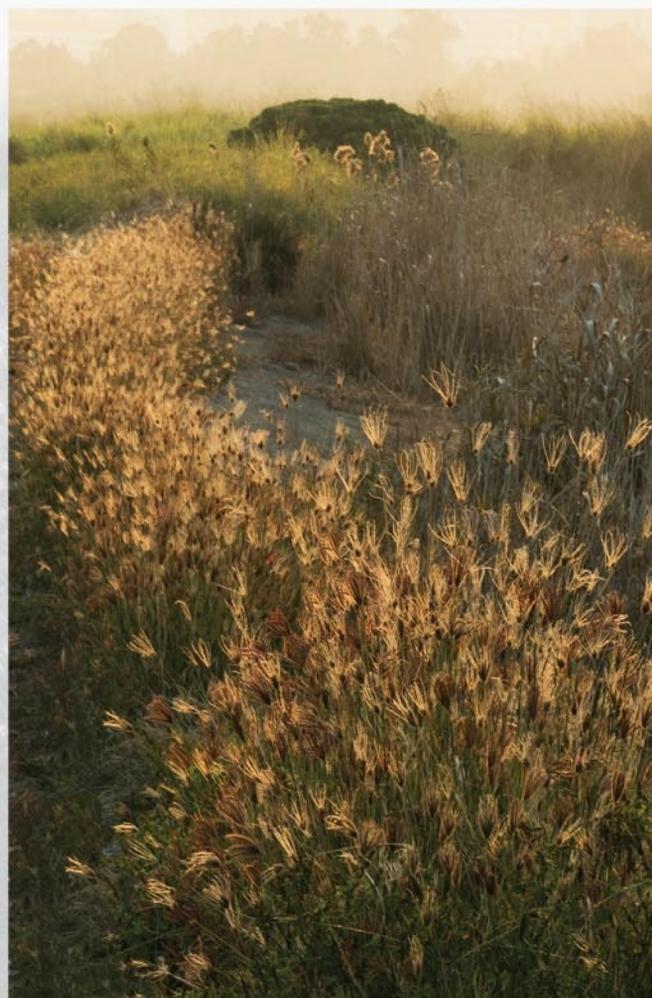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的文化本色



商務印書館是百年老字號的大出版社、大書店，經時代洗禮的無數風風雨雨，仍本著文化使命，默默耕耘。

為新春期間增進文化氣息，羊年將至時，特邀請香港多位書法好手，揮其大筆，寫對聯，寫格言，然後掛放在各書店的櫥窗上（商務在香港有近二十家書店之多）。這既增進新春氣氛，又具文化本色，可謂一舉兩得也矣！

近些年已成為「書痴」的商務董事陳萬雄（圖左）與副總編輯毛永波，樂滋滋地觀看書法家容繩祖在書寫“書山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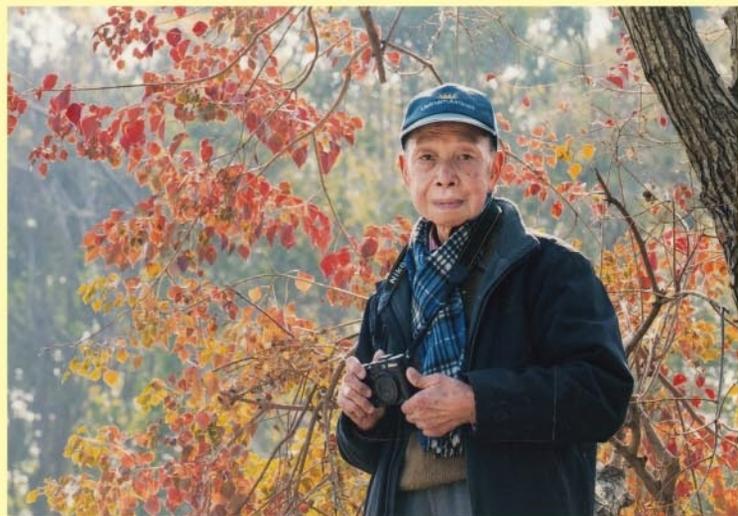
「卡嚓」 的背後

攝影是不是藝術？

「卡嚓」一聲，把眼前景物攝錄下來，這可以是技術，但「卡嚓」聲的背後，那畫面是怎樣一種結構，能傳達出什麼信息，甚至是光影處理等等，這全都可以與藝術息息相關，那麼，攝影是不是藝術那就看你的態度了。

「影痴」李志榮最近迷上了野草，這些可能被拍友忽視了的野草，其實是很有表現力的，也可以說是很有感染力的，一切在乎你的處理，一如對攝影看法是單純的技術還是有內涵有深度的藝術？那全看你的本領吧？

何綬攝影作品選



香港今天的繁榮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是一個艱苦奮鬥、為生活默默耕耘的年代。七十年代後，香港整體的「活」起來，這可不是什麼驟然之間的「好」，而是經過五、六十年代生活的累積，然後一步一步的走過來的。

經歷過「那些年」的生活歷練，大家都培育出

一份簡樸——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內外一體、身心一如的簡樸。

今天，當我們回顧昔日的生活，可不是什麼唏噓嘆惜，而是帶出一份感激！感激什麼呢？感激我們有過這樣質樸生活。

今年年逾九旬的何綬先生，不但有過上述生活



看着這照片，什麼話也不用說了。人力車與一輛輛的汽車在「生活錢」上競跑嗎？那祇是生活的掙扎。

歷練，也同時以他的公餘愛好的攝影，紀錄了那些年的香港生活。

已經穿越了那所謂「古稀之年」的何綬，今天仍拿着相機「呢度去、個度去」，以其「生活眼」紀錄了香港的各個生活層面，特別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他說：「我自己最喜歡攝取的，就是社會面貌、生活實況。」

其實，我看他的作品，還深深地感受到一點：「他是借助攝影講述社會的不公平！」

看着他當年一些生活紀實照片，不由得打從心裡說一句：「這就是無語問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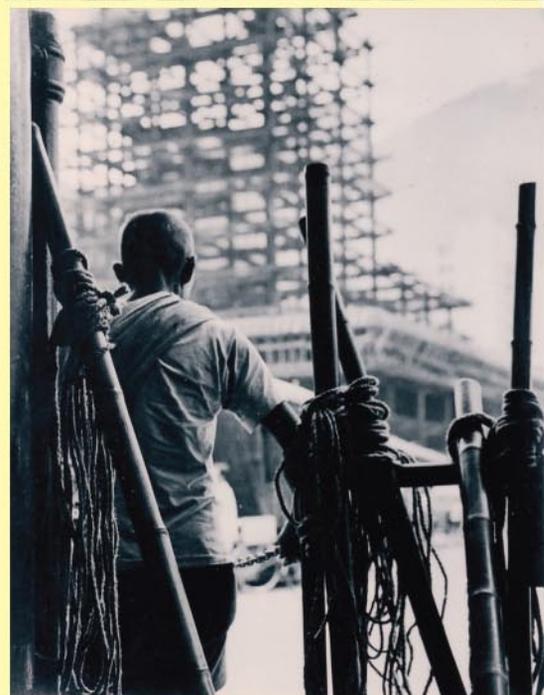
前些日子，看到何老先生拿着攝影機在妙法寺園林裡尋尋覓覓，尋覓些什麼呢？他除了欣賞、驚嘆一些平日甚少見到的珍貴植物外，且在籬笆、草叢中尋找一些「閒花野草」，大抵他的心思還放在「社會大眾」上。

圖片說明：

上圖：兩個水上人家小女孩，一個熟練地搖櫓，一個眼睛緊盯前方，——那是尋覓生計。

中圖：靠氣力吃飯的苦力，已年逾半百，他還有多少日子可「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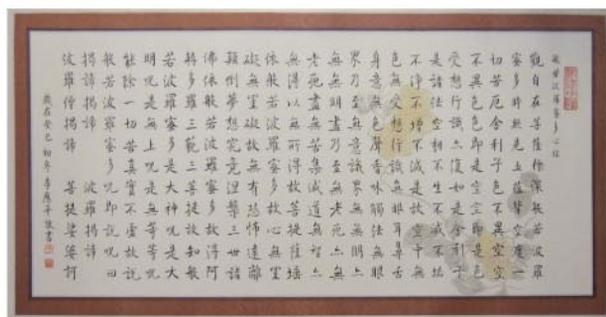
下圖：太平山下，平靜、廣闊、開揚的維多利亞海港，今天還會是這副樣兒嗎？時代向前發展，無話可說，但要說的是，希望讓我們在心靈上多留一些空間。



李應平 曾鍾貴 翰墨緣書畫展

書畫友李應平、曾鍾貴來一次聯展。應平大兄埋頭於蠅頭小楷，清麗脫俗，特別是他寫「心經」，更是其日常修行的方法，其作品教人看着心平氣和。

曾鍾貴的花鳥虫魚，早已「畫出彩虹」，他的小品就像「家常小菜」——不是放在家裡的，而是在中菜館裡，由大廚出手的「小炒」，具家鄉風味的小炒也，這也是一項難得的特色，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四樓，時間：三月十三日至三月十五日。



李應平寫「心經」



曾鍾貴作品：清風滿堂



香港新綠書畫學會 創會畫展以畫會友

跟隨林勇遜老師習畫多年，而今天學有所成的霍妙顏、李凱璋、林少媚以及李凱淇四位，最近為了更好地發展興趣，創立了「新綠書畫學會」，且作首次展出，正如他們開宗明義地說：「旨在研習中國書畫，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以畫會友……」這就很好，千萬不要學某些人標榜自己是什麼「當代最具實力」、「當代最有收藏價值」之類的大言不慚，失禮死人也！

「新綠書畫展」將於三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展館展出。



林少媚作品：錦羽春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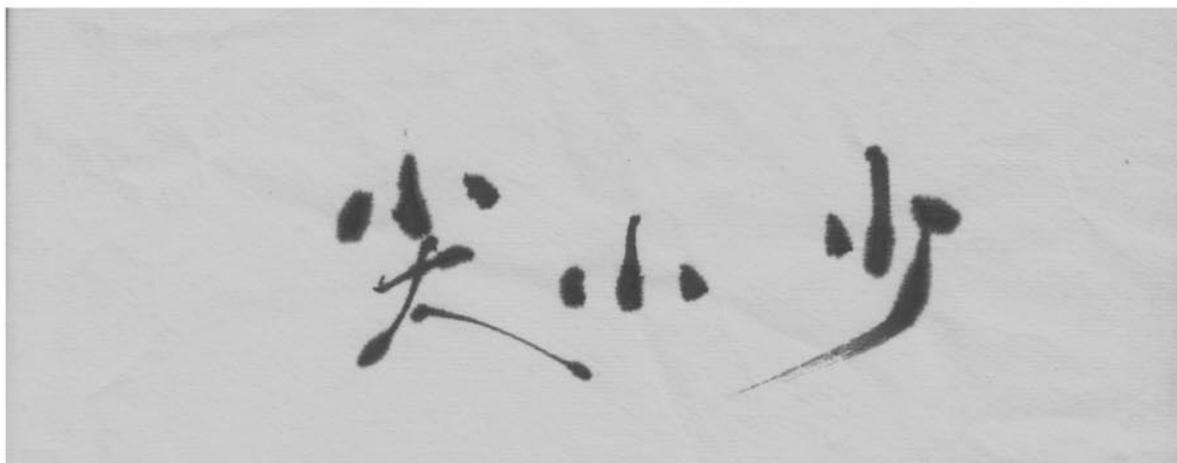
霍妙顏作品：南無觀世音菩薩



李凱璋作品：無量壽佛



李凱淇作品：荷塘清趣



尖·小·少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些字形便會會心微笑，譬如看到這個「尖」字——

上「小」下「大」，不就是「尖」麼，很好的意會。這又想到「小」字本身的由來。怎樣才算「小」呢？原來最初的寫法是「品」字形排到三粒米，米粒便給我們一個「小」的感覺。慢慢地，這「品」字型的三粒米變成了中間一粒粒長下來，那就接近今天這個「小」字的寫法。這中間拉長有什麼特殊意義嗎？沒有，純然是為了字形結構的好看。

好，再讓我們想多一點——那個「少」字呢？其實古代是少小同源的，後來為了分工精細些，才有少小分家吧！小，是體積；少，是數量。

「小子」，是指後生小子；「少年」之「少」，是以年歲作依據，不過不可不知，在古代，三十歲以下都稱作少年，可是今天呢？三十歲已經叫「佬」了。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